

Is'at' hak' tái, ts'un,

Toutes les sept grandes
mortifications.

série en 4 tomes.

1798

LV



MAISON MÈRE DES SOEURS
MISSIONNAIRES DE L'IMMACULÉE-CONCEPTION
2200, CHEMIN SAINTÉ-CATHERINE
CITÉ-DES-ROCHES MONTREAL P. Q. CANADA

平妬小序

夫妬者滿腔皆殺機也包蘊諸毒叢于一心伏弩藏機
見影卽射懷刺挾刃遇勝卽鬪妬名有十傾危也忮懞
也憤張也賊害也矯誣也讒毀也兩舌也訟爭也讐狠
也克貪也爽非妬也晝夜相代營構不息總歸于攘奪
一念耳不攘不奪不妬矣仁德備衆德妬惡亦備諸惡
也諸惡顯顯可坊也妬惡隱隱必中矣諸惡淺淺易釋
也妬惡浚浚必危矣諸惡發發如其惡而止妬惡發發
無煖類矣人知遠惡不知遠妬人知惡人爲惡不知妬

人備衆惡人知陽善陰惡不知妬惡極陰無陽也一切惡心皆從妬起一切惡事皆從妬造或曰妬者無徒矣余曰妬者無親無尊何止無徒無親是無父兄也無尊是無君上也故曰妬者滿腔皆殺機也龐子平妬切中人情深入肺肝妬者讀之泚然汗出妬病其瘳矣乎

江東崔涓序



七克卷之六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撰述

平妬第六

妬如濤起以怨平之作平妬

妬者何人福之憂人禍之樂是也。妬者傲之密侶。相求不離。計念人惡。訾毀人非。幸人之有灾。凡此諸惡皆妬之流也。

他情雖大可鎮於內。使不著於外。雖傷心德未必傷身。安惟妬情一起目瞠面黃唇顫齒切言猊手。驚體寒。

神憂通身皆顯。妬形皆受妬害矣。經曰。妬者必不享其命。而先以憂終。

色擲加曰。真福益公益美。且曰。爾有吉祥善事。而無伴侶同享之。尙不足爲福。妬者反曰。福益私益美。與其得伴侶。寧無善事。西土有兩人。一甚妬。一甚慳。俱聞於國。國王賢者設計以探其情。召謂之曰。任爾所求。我皆聽爾。先請者予一。後請則倍。兩人各遜居後。欲倍之也。王命妬者先。妬者諦思曰。願正鑒我一目。此何意。王言倍。必倍。王命先不敢不先。已不得倍。福寧。

令人得倍禍鑿已一目。易人兩目。深于妬矣哉。

人有他惡。其心飽然甘之。而後從之。盜有財貪。淫有色貪。類然。惟妬。悉爲憂愁。悉爲痛苦。了不受樂。而人猶從之。何哉。人從他欲者。以目前暫樂。易死後永苦。從妬者。以目前重憂。并死後永苦。故曰妬者有兩地獄。生一。死一。死魔爲掌戮。生妬自爲掌戮。

妬惡於怒。人先傷我。我則怒之。我怒由彼。惟妬一情。悉出我傲。恐人以德福勝我。而願敗之。

他人福樂。妬者視之。與己之禍災等。故昔賢遇一善妬

者面憂色黃。問之曰。爾遇不快事。抑他人遇快事耶。
巴辣多曰。我願妬者具千耳千目。使視聽衆人之德。
福而憂無已焉。

妬人者。恒欲勝人。其自視也。勝萬萬人。不爲樂。不能勝
一人。爲不樂也。多勝人之樂。不減一勝已之憂。夫妬
者。人在上。妬其上。人已等。妬其等。人不已若。又妬其
或已若也。盡人讐之。獨居無朋。上鬪不循于理。外鬪
不容于人。內鬪不休于已。雖全得世間所爭美愛者。
亦爲天下無福人耳。

妬惡於客。客者忍弗能予。亦不計人予。妬者自不肯傳達其福。又不喜人傳達之。天主以賜爲心。故美好吉福。恒願傳致人。其念至公。故不計人善惡。日月均照。霜雨均潤。妬者喜人凶。憂人吉。以奪爲心。惟願天主顧已棄人。慈已怒人。豐茂于已。吝嗇于人。與天主正相反焉。天主至公。故至善。妬人至私。豈不至惡乎。仁者愛慕天主萬物之上。愛人如已。故見人凶惡如已凶惡。痛憫欲抹之。見人德福如已德福。則悅樂而讚美天主爲諸德福之原。且愈愛其人。故以人德福爲

已德福。妬人不然。見人福爲已禍。見人禍爲已福。自
有人亦有。不爲福。自大。人亦大。不爲大。自有人盡無。
自大人盡小。乃爲有爲大矣。故以人之德福爲已禍。
厄勒臥略曰。妬人者。以人光自闇。以人樂自憂。以人
善自惡。以人安自病。以人生自死。悲哉。夫憂樂好惡。
同者爲友。惟邪魔甚惡人。吉喜人凶。妬者悉與同之。
不亦魔之徒乎。經言。天主謂其徒曰。爾能相愛人。乃
識爲我徒。邪魔謂人曰。爾能相妬。則徵爲我徒。夫魔
雖妬妬人。不妬魔。妬者。妬其同類之人。不已甚乎。

傲情雖太。遇讓則止。怒心雖甚。值謙則息。貪念雖深。得財暫輟。諸如此類。尚爲可救。惟妬不然。忌人德福。故隨人德福。與爲滋長。爾愈忍。妬爾能忍。愈謙。妬爾能謙。不及喪爾德。滅爾躬。不獲息焉。夫妬人財物勢位等。可退舍以止之。若妬人之善。孰肯自喪己德。捐己命。以救其妬哉。

榮之實。功德而已。智者厚其德。豐其功。榮名自隨。故他人所有所得。不羨亦不妬。妬者願得榮名。而無榮名之本。故其求榮。惟欲辱人以榮己。抑人于下。自抗其

上塗人以濁。自居其清。臨深爲高。損人自益而已矣。他情雖惡。其牽引人作害人辱已之事。未若妬情甚也。昔賢友數百人遁世脩道。中一少年甚盛德。名曰巴孛。有妬其德者。欲伺隙讎之。不得。則以所業簡冊私投其室中。於衆會時。佯亡其書。主者異焉。令二長年偏覓之。得諸巴孛之室。衆益異之。或曰。作此污行。向所爲德貌焉耳。巴孛不辨。亦不承。惟跪而求救。主者依法罪責之。斥不與會。浹旬日。妬者自謂得計。快甚。邪神忽憑焉。盡道其前事。衆而後服。巴孛之誠德也。

天主亦賜焉。以誠德之徵應。蓋衆共禱祈哀。此妬人免其患害。不得已。拏控首請之。邪神去之。鄙哉妬人也。不能以真德自伸於人上。圖以假惡屈人於已下。竟不能逃天主降監。而善人之德名愈彰。已之妬惡愈顯焉。蓋盛德令名。皆天主之恩。妬者忌人有之。是忌天主授之。故爲天主所惡。目前每亟罰焉。微獨死後永罪矣。

惟妬至愚。謂其不諳情理。不明損益之類也。若妬人形福。則富貴安樂。人有之。不奪我。人失之。不必歸我。矧

妬者欲損人益己。人未必損己。無不損。妬何爲哉。若妬人才德。則才德路甚寬。舉世之人同入焉。皆容。各取焉。皆滿。彌散焉。彌長。辟之于燈。以一燈燃千百燈。分光愈多。本光不少。是才德在人。爾能取之。曷禁于爾。才德在爾。爾能分之。曷妨于爾乎。妬何爲哉。

戒計念人惡

善人者萬人之鏡也。對照已惡而去焉。如貧人遇富。以富對照。遂見其貧。妬者不喜思人善。不於人善求照。而於或細缺或微污處視之。是破鏡也。昏鏡也。得自

見其醜乎。不惟不照已醜。且彌益妬惡。如藥火以水爲薪。愈灌愈熾。如鴟鳥以日爲翳。愈明愈昏。

凡人以心揣事。如以玻璃觀物。日光從玻璃出。無物不似玻璃色者。心從仁出。無事不受仁性。心從妬出。無事不受妬性。故仁與妬俱如猛火。草木遇之作火。金石遇之作火。試仁人見人善。必信之。見人惡。必解之。卽有惡形。曰彼貌然實有惡徵。曰意未必然。意惡矣。曰是偶然。至不可柰何。曰彼豈迫於勢。我當之。且甚焉。是者見人惡。亦動我仁。何論善。如蜂然。花雖苦辛。

取之作耳。妬者不然。見人惡。嗤之。見微過。以爲重罪。見人善。必疑之。或曰。貌然非真。或曰。偶然非堅。或曰。勢然非常。是者。見人善。亦增我惡。何論惡。如蛇然。花雖甘。食之作毒。卽德真實堅甚。妬心不已。必黽勉尋求。曲處一肖善之惡。以浮之。謙謂卑下。忍謂怯懦。勤于修。謂飾德。廉于取。謂釣名。簡嘿者。謂愚鈍。明辨者。謂浮誕。正直者。謂亢厲。慈凱者。謂柔靡。莊敬者。謂矯飾。和霽者。謂委隨。好施救人。旣謂妄費。少施節用以自給。又曰。吝嗇蓋心猶準也。度人猶度垣也。以正準。

度垣。彌正。彌累。彌堅。以邪準度垣。彌邪。彌累。彌危。故以妬心度善事。人愈增善。我愈增妬。妬逾增。德逾傾。他人善惡。最爲難斷。蓋事之善惡。原本心意。心意如目。目明。全身明。目闇。全身闇。不先照心意之邪正。安能正斷事之善惡乎。夫人心秘藏。非天主無量之鑑。不能窮探之。故其真偽善惡。獨天主能悉審而正判焉。聖經曰。未至其時。勿先斷人事。俟主來時。照幽隱中蓄藏。宣露諸心之擬意。乃各得其讚美於天主也。故凡以外貌微跡。輒斷定隱惡者。皆僭天主之大權全

能傲罪孰甚乎。經曰以善爲惡者與以惡爲善者。天主俱甚惡之。爾一見惡象遽決真惡。豈能不誣而以真善爲惡哉。偶或不誣。而事情未明。輕必人惡。獨非罪乎。夫人以平心決斷人事。猶患多誣。何況妬心。極能翳心目。不使見真僞乎。

夫是人善矣。爾以私憎視之。遂惡。試以移之乎。交爾復視果惡否。或以私忌視之。遂惡。試以移之本身。爾自視果惡否。且爾偶見人一不善其貌。雖肖其意未覈。曷能遽決真似乎。卽真不善矣。反視已之多。且大不

善而曰我不忌已之多。輒忌人之一。可乎。或問一賢者曰。嘗動我心。思人過惡。何故。答曰。爾惟不熟於觀已而已。昔數友同居修德。有犯罪者。捕致大德。每塞求判其罪。每塞持囊沙負之行。人問故。答曰。此我罪也。我罪鎮我。未能盡識之。盡除之。何暇判他人罪乎。加當。西國名君子也。有妬者曰。加當暮夜恣食飲。曷爲君子。則有解者曰。加當旦晝勞勤心力。綜理國事。爾何不聞乎。見夜影。不見日光。爾目不病乎。一加當也。妬者獨見其細忽。以爲不足爲君子。不妬者并亮。

其無遑休憇之故。以爲不失其爲君子。

西有近達襪爾者。誠德人也。見人貧則曰媿哉。我安得輕世如是人也。見人富則曰媿哉。我安得守德如是人之守財。見婦女盛服修飾。則泣曰媿哉。修心悅天主。安得如是人修容悅世乎。生平如此。洎死。兩目爛爛如星。其友恠之。思其故。忽聞有聲曰。是。人生乎見人。未嘗不以爲善於已。夫惟生之目獨受善。故死之目不受暗。

戒讒言

契理瑣曰。思人污行。污其心。言人污事。污其口。如竊人污物。而以示人。爲辱人耶。辱已耶。

造毀者如豕。置足焉。卽置口矣。豕入名園。芬香不采。清泉不濯。美景不顧。獨污泥是甘。是安焉耳矣。妬者見人好德高才。多能可讚。可效。厭問之。厭聞之。有隱過微疵焉。則津津聽之。汲汲叩之。汎汎洩之。積于心神。噓于口舌。如其惡氣而發矣。

毀人者如蛇。面之畏而避背之。進而噬。蛇曲行。毀人者亦然。始作好言。掩其妬志。以取人信。訖加惡毀。污人

善聞。

毀之害甚于盜。盜損財物。人所甚輕。毀損善名。人所甚重。又重于地獄。地獄翕死人惡人。毀人之口。不簡生死。不擇善惡。并翕之。

邪魔誘人于惡。人未必徇。卽徇亦不能使之明行。必也闇然藏匿。不使人知。害止其人。可謂未大。造毀者。掩人之顯德。使人疑之。不復慕之。計人之隱慝。令人見之。又惑而從之。則邪魔所自成也。小。詭造毀者之舌。而大害尤廣。尤宜避之。故百爾納曰。毀人者。虐於毒。

蛇蛇一齧傷一人。毀者一言傷三人。已一。聞者一。受
毀者一。是故覆邦家。疏友朋。離昆弟。開父子。皆由讒
言。聖經謂造毀者曰。其齒兵箭。其舌利劍。又曰。兩舌
之人。必負大禍。每構亂相合者故也。又曰。屏放作毀
者。而諍訟自息。

愚者中懷讒言。如大傷于矢。矢不出不能休。故聖經勸
人曰。爾偶懷傷人之言。必使消融于內。勿畏裂爾腹
而吐之于外。

厄勒卧略曰。吹灰者。自污其面。迷其目。毀人者。自污其

心。聞其靈神。又曰。欲昇天者。必不誹謗。誹謗者。必不能昇天。

讒人者。設坎以陷人。而屢自陷。一賢寓言曰。獅子爲百獸王。一日病。百獸來問安。獨狐未至。狼遂獻讒曰。大王病。我輩皆至。狐獨否。誠可恨。狐狸適至。聞後言。便進問疾。師子大怒。問後至者何。狐狸曰。大王疾。百獸徒來一問安。于大王疾。曷瘳。小狐則遍走求良方。頃得之。卽來。何敢後。獅子大喜。問用何藥。曰。當用生剝狼皮。乘熱蓋大王體。立愈耳。獅子便搏狼。如法用之。

詩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毀人有七端。無故而露人陰惡。一。喜聞。二。無故而傳傳而增益。三。誑証。四。不許陰善。五。消明善。六。以善爲惡。七。其害俱等。

善人照世之燭也。燭不無煤。剪之則明。人雖大善。不無過失。大主縱讒口噬之。以剪其煤。以增其光。故手剔煤者。燭加明。手加黑。讒善者。人加清。已加穢。

一。賢者見重於王。備極尊貴。偶出。遇一貧者乞施。賢者命施錢曰。我旅人也。不願錢願收我。我卽無以報。冀

幸天主佑公。異日或得當尺寸之用。未可知也。賢者
竊哂之。命館穀焉。久之。賢者益尊寵。大爲同列所忌。
謀共閒之于王曰。某之寵于王極矣。無厭。今且謀竊
國。奈何。王未之信也。則又曰。來日某見王。王試語之。
欲棄國家。入山脩道。以是嘗之。彼利王之去位而已。
輔幼主專政也。惟恐王去之不果也。必極口贊決矣。
彼不利王之去而沮王。臣言則誣矣。大抵西國賢王
多有謝世入道者。度彼賢人。必爲王願之。故設此謀。
寔慮無不入也。翌日。王如言。賢者果大喜。力贊決之。

王以爲實勃然色變。口不言。心遂欲圖之。賢者覺耳。目可疑。未解其故。歸而思之。乃悟。必有譖於王者。謂我利王之去國矣。憂懣不堪。又無自白之理。適貧者見之。問故。賢者實告之。貧者諦思曰。白此不難。今公禡冠服。衣道者之敝衣。悉家資散於貧人。以朝將從王而行。王必釋然矣。賢者果以是往。王見問故。對曰。昨聞大王欲棄國家。入山修道。臣甚喜。願從王行。已散棄家業矣。請問行期。王大悟曰。爾真盛德忠良。彼言者皆媚嫉譖人也。悉重謫遠竄之。經曰。陷于自

作之寀。妬人如是輩者衆矣。

戒聽讒

經曰。憂面息讒言。如北風散雲雨。蓋聽者厭聽。而言者喜言。無有也。爾聽者喜聞。卽被謗者喜誦。故百爾納曰。作毀之罪。與聽毀之罪。孰重易辨也。假令見犬食生人。能逐不逐。能救不救。與率犬食人何異。爾聞讒。吹以正色。可防以貞言。可止。不防不止。顧且傾耳聽之。俛首銜之。更端審問。以導之。豈不重于毀之罪哉。造謗者慎勿聽之。與爾言人過。與人言爾過也。譬之販

者以他貨售此方。轉以此貨售他方。

契理瑣責讒者曰。爾道人善。我當開耳承爾美。膏爾毀人。我則蔽耳。不堪受爾穢汗。又戒聞毀者曰。爾試思。不觸在道人。或于爾過時。撓動其氣。爾不掩鼻過。切責之。且速避之乎。穢氣觸鼻。猶速散在空。讒言貫耳。注心。乃至虧損在德。切責速避。宜更甚焉。

有數友同修德者。一少年遽欲辭去。老者問故。答曰。某毀我。弗堪也。惡信然。答曰。或告我。其人素長者。故信之。曰。然則不可信矣。果長者。弗女告矣。少年悟曰。是

矣。非彼毀我。是人毀我。

法蘭濟途遇乞者。愍欲救之。不得。爲泣下。其徒曰。是者徒身貧于財。心或甚富於物欲也。奚恤焉。法蘭濟輒責之。令解衣。衣之曰。爾以舌傷其心。宜以衣保其身。聖者戒人毀言。深切如是。

訾人者。急責之。訾爾者。切勿怒之。并宜感之。曰。彼惡我。欲辱我。故毀我。非我猶且難堪。何況感恩哉。曰。彼實訾爾。其所施。則益友事。爾曷獨忌其心之惡。而不感其施之善乎。爾面澁不自知。遇明鏡。則照而去之。訐。

鏡主讐爾愛爾乎。爾果有是惡。彼辱爾。令爾能改歸善。爾亟宜謝酬之。爾卽無此惡。亟自反思。豈無他惡。加以重刑。亦宜忻然而受。况忍逆言之微罰哉。是故爾宜勿論有惡無惡。苟有意作德。欲臻至善。路莫徑於堅忍人訾。故賢聖大德。其喜遇讒言也。甚於世人喜遇讚譽。誠知忍讒言之益德。善體天主仁愛故也。法蘭濟常曰。是人譽我。是推我以墜。是人毀我。是迫我以遷。有毀之者。則致謝曰。譽我者。非識我。惟爾識我。故讒言比颶風焉。颶風小舟遇之。覆。大舟遇之行。

彌疾至彌速也。讒言小德遇之艱然忿怒。故覆大德遇之屹然勝受。忻然喜樂。故進於德。彌疾臻於至善。彌速焉。

西有聖童女理都。或妬其德。訾毀之。聖女時厚餽焉。或問故。答曰。天主經云。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真福爲其已得天國也。我修德欲行至天國。彼趣我。我當厚酬之。

仁愛人 七罪宗各有對治。如因病用藥。忿與妬俱有憎惡一情。病本相似。無愛一德。可兼治之。

故系諸乎妬之後。與熇忿通焉。

天主所惡罪。莫過于妬。所喜德。亦莫過于仁愛也。微獨本德爲天主所喜。是德所在。諸德隨之。經云。仁必忍。必慈。必不妬。不傲。必不妄行。不復讐。是德不在。諸德俱虛。似而實非。經云。雖盡洞徹天徹地之奧理。以至悉測未來。仁乏。無所得也。雖稱述天神。及諸聖人之言。仁乏。猶鐘磬而已矣。雖盡施我財。以養貧者。捨身當大苦。仁乏。無益于我也。故天主真道萬端。總歸愛慕天主萬物之上。與夫愛人如己。二者而已。愛人之

命天主自稱我命。示其至要無比也。

聖若盎既耄。不能多言。恒用相愛二字勸其門人。習聞者頗厭之。問何故都無他教答曰。此天主親命。獨行之足矣。夫此道有四善。愚智俱識。至明也。一言可盡。至約也。貧富賤貴。少壯老病。悉能行之。天主云。我命不高不遠。在爾心中。至易也。聖葉落泥曰。相友愛。正我儕大益。天主又陳宏報以酬我。其慈無涯。至有益也。

夫水敵火。與他水合。獅殺衆獸。不殺獅。同類之鳥羣居。

羣飛凡諸不靈之物無不和其同類者矧靈人哉天主初造天地特生一男一女爲人類公父公母令人相視如昆弟不相妬憎傲慢焉況天主衆人之大父大小人悉其所生養愛育之子大父所愛人子曷敢憎慢之經云衆人之大父不亦一爾何故輕嫚憎惡爾兄弟乎故敬愛者衆人相負之責雖怕還亦怕負相愛之德甚益我也人孤則負合則勝西有國王集衆子大漸聚之命牽一馬至前令長子握尾駢齊拔之力甚費竟弗得已更令幼子析而漸拔之輒盡乃戒

之曰爾等愛合。卽有大力。不能勝爾爾分。雖微力。亦負焉。得愛我者。則可以與彼言。如與爾言。不亦樂乎。人實友愛。其福祉功德。智能財力。皆相通焉。共得焉。故獨所不能恃愛我者。則能之。友愛之德。天主所賜。非以助惡。乃以輔善。孤德不能自進其塗。自造其域。恃友愛之德。乃能進造焉。有罪不能自悟改。聽愛我者之勸責。能悟改焉。古賢有言。無友愛之德。于人猶無日于世。無日黑白不別。無相愛之友。善惡不見。世樂悉亡矣。夫福分則增。禍分則減。爾遇樂事。無愛爾。

者樂之如爾。則爾樂孤。故微遇憂事。無愛爾者。憂之過爾。則獨當。故重友愛之德。視人如己。故遠者邇。貧者富。病者愈。死者生。

人相愛有三。其一習愛同居同業。同情同議等。相習生愛也。是者易聚易散。鳥獸亦有之。縱不惡。固非天主所責。我愛人之德矣。其一理愛。人皆自知生斯世也。同斯人也。不友愛任卹。不能成世道。不能立世事。不能備世變。是故恒求己所愛人。及愛己之人。此人間之事。爲愛也。私爲德也。微惡人亦有之。亦非天主所

責我也。其一仁愛。仁者視人爲天主之子。與己同性。故愛之而願其得福。孰爲福。生時能識天主行實德。死時升享天福。則真福。大福也。仁者先自真愛天主。轉以天主之愛愛人。故望人識愛天主。以享生死真福。冀改諸惡。脫永殃。若他福無妨于此福望之。否則惡之。是謂仁愛。乃天主所責於我焉。若以是相愛者。真友也。非除貪妬。傲淫。諸惡情。非心契于天主。真道實德。雖合于外事。弗能得焉。故聖亞吾斯丁云。爾不愛造人之天主。不能善愛天主所造人。泉上出。易下。

愛天主者易愛人。仁者之人愛原于天主之愛。天主之愛又受育于人愛如衣取熱于身又自保身熱也。世之人猶一全身焉。經云衆人共成一身。故人皆相與爲體也。其相愛宜如人身之百體焉。身之百體各有尊卑緩急。百體所營亦有勞逸貴賤。第各安其位。各從其職。卑者不凌尊者不嫚無者不妬有者不驕。故足不求爲首。首未嘗輕足。目不聽不妬耳。目能視不驕耳也。體各營其業。不私受其益。諸體共受之。如目視謂人視。足行謂人行。口食謂人食。心明謂人明。視

行食明之職。各體分任之。其益一人全享之。仁者安于性命。不妬不慢。所得所知。不吝傳達。猶衆人公得公知焉。已亦非已。乃人焉。

一體所得。必分于他體。諸體共得焉。口食胃化。自留所須。餘則分於他體。他體亦特取所須而已。留者過多。決非其益。乃徵疾耳。仁者愛人如已。得財自留。所必須有餘。知是天主所賜。以周貧者之乏也。靳固之。猶竊諸貧人焉。故弗敢自封以取罪也。

一體苦樂。諸體與俱苦樂。仁者視衆如已。故苦樂禍福。

悉與人同。經云。與哭者哭。與病者病。與樂者樂。合于衆以化衆。此之謂也。所施于一體。則以爲施已。故足痛。則口伸目泣。迨得醫而愈。則面悅身輕。口頌讚之手。恭敬携持。酬謝之。仁者視人得施。猶已得之。經中天主曰。爾施于我小者。則施我也。色搦加亦曰。非爾損益。亦我損益。我與爾愛。固非真愛矣。凡爾所遇所得。友愛之德。令我與爾共遇共得。是故爾與我無私吉。無私患。俱共得焉。

各體先顧身之公益。而後顧已之私益。故體各自當害。

以挾身害小體亦自當害。以免大體之害。如手臂寧自受傷。免首傷也。此體爲彼體所傷。不忿。不復讐。仁心至公。視衆之安。重于已安。故不辭入患。以挾人患。知君長代天主治民者也。故違君上之義命。猶違天主之命。若爲君而以義委命。猶爲天主委命。不謂患乃大幸矣。

經中天主自云。爾愛人。如吾愛爾。此則我命也。夫天主之愛我何如。天主之愛至正直。不待我先愛之。而後愛我。乃先自愛我矣。非先受于我。而後授我。乃先自

授我仁者愛人。非視人愛已與否。而自先愛人。蓋知授勝于受。愛人是我德也。愛于人。非我德也。人德也。經云。獨愛愛爾者。惡人亦能之。僅僅若此。蒙何報于天焉。天主之愛。無所冀。非望已益。惟圖我益。非望受于我。惟欲自授我矣。仁者愛人亦然。愛人爲人。故獨圖人益。非圖已益。色擲加曰。計益我而愛人者。益在愛在。益盡愛亡。若此者。非仁愛人之道。而殖貨之道也。夫友愛者何意乎。非謂其共相與委命。共相與赴難。共相與費財殫力也。智者恐友愛之德廢墜。因索

友以建立之。非欲病而得慰我。貧而得周我。患而得拯我者也。乃欲得我所慰其病。所周其貧。所拯其患者矣。不然。友愛非德。乃利我愛人。非愛人。但愛我矣。嗚呼。今人愛友。猶愛梯焉。欲攀高物。升高處。方索梯。負之雖重不釋也。既用。置于室隅。不復顧之。不顧。尚可。或藉其力。反復害之。日攝氣成雲。雲成遂掩日。故曰。智者愛人如友。愚者愛友。尚不如人也。

天主之愛至清。愛人。則愛自所造善性。惡人所造惡罪也。仁者愛人于世物之上。于天主之下。故不因物犯

人亦不因人犯天主。經云。人之實愛。不令爲惡。爲友而行惡。豈足辭爾。惡人相友。愛之緣。則德行而已。爲友行惡。則德亡。德亡。友根已亡。友誼曷自存哉。故友愛人之德。于人則禁求非義之事。于我則禁聽非義事之求。天主之愛。非虛言而已。實行也。仁人亦然。經云。我子勿獨以舌愛。以實行愛。今之愛。舌大。手小。不亦怪。實愛在心。不以實行顯。無以驗實焉。故曰。實愛不知息。在心。必大著於實行。不著于實行。必不在心矣。

天主之愛。恒且毅。仁人亦然。於友不妄取。旣取不妄棄。

妄棄友者其愛非仁德也。孩童之暫情耳。經云。舊友勿輕棄之。新友必不如也。新友如新酒。久而享其美味。今人視友如花。喜其鮮。何哉。

人所當愛有四其一。天主也。人愛所趣向美好而已。萬物之美好。天主付與之。故悉聚於天主。其美好踰于萬物之上。無量無際矣。夫天主萬物之大父母。萬物之初造後存。悉賴天主無方之慈。能保護之。其惠又甚大。須臾不能離之。其可愛也。豈涯際所窮。言說所

喻哉。

其二我也我者非我形軀也我靈神也善愛已者必重靈神之德輕形軀之樂若愛形軀似愛已實惡已也惡形軀似惡已而實愛已經云愛其命者失之惡其命於今世者保之於天上無限之命此之謂也

其三人也愛人者恕而已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卽天主所謂愛人如已_{是也}愛人如已者則先已而後人爾不能正已而欲正人過愛人矣貪妬傲淫諸情不能無諸已而欲無諸人豈非愛人惡已援人沈已哉爾欲愛人如已須先知愛已聖亞吾斯丁曰爾先知

愛已許爾愛人如已。未知愛已恐壞人如已也。爾自愛已否乎。必曰愛矣。誰自憎者。經中天主云。爲惡者自憎。自爲已讐也。則爾既愛已。必不行惡。爾欲爲惡而愛人如已。則亦愛人爲惡如已。以邪愛壞已及所愛如已之人矣。故既不知愛已。且勿愛人如已。不改愛。必須辭友。欲壞特壞已也。

其四。則本身也。愛本身。則猶愛役奴。欲其供事靈神。而輔之爲善。若愛之過當。則自僭爲主。而溺爾于萬罪矣。慎哉。

人無不可友愛。第所擇爲密友者。宜有二。宜無二。宜有者。一謂智友情極能相染。結友者非先相似。必後相似。故智者之友。必智。愚者之友。必愚矣。二謂德友無德。則交友無根。故速毀不能久存焉。宜無者。一謂忿怒。經云。與忿人勿結。忿人如棘樹。近之者必受刺也。締交雖固。忿火能遽焚之矣。二謂驕傲。真友必平等。傲者欲在人上。不堪與人等。豈能爲真友哉。經云。有驕。必有侮慢。侮慢至。友情悉喪矣。

友德中所宜備者九。其一。則心相和。一是一非。一愛一

惡也。其二。心相通。眞友其心盡傾於友。無所遺焉。爲友者。心旣無私意。悉相告語。事悉同擬議焉。其三。行惠報友之惠。不可操衡。宜如沃田。受一還百。但勿過爾能及友之力。故與友宜揣爾所能與友所能當。勿因益友而損己。勿因過愛而害友。其四。勸責人孰無過。爾爲眞友。見友過。勸責之。第勸毋佞諛。責毋侮辱。如明鏡醜直示其人。人亦弗怨之。勸友勿視其所喜聽。惟視其所宜喜聽。經云。以耳言僞語。其友者則布綱于其足前也。色擲加曰。友之過。必須破之。我不傷

之不愛之我勸責效與否未可知也。與其不言失友
誼。寧言之無效矣。亞歷山。西國大王也。聞一士有盛
德大智。結爲密友。同居數月。無所勸責。王謂曰。我人
耳。豈無罪過。爾不見不智。見而不我責。阿矣。非我所
望也。遽遣之。亞熱西老。西國王也。非恒責其過者。弗
聽其譽。謂見過責我。其譽必實。見過不責。譽言可疑
矣。其五。於友不求非義。爲友不行非義。人愛在前。友
愛在後。故爲友不可害人。爲友不可讐人。古有兩友
其一求行非義之事。一弗聽。彼怒曰。爾不聽我。爲爾

友何益。答曰。爾求行非義。我聽爾。非爾損友乎。但事有爲友可爲之。爲已不可爲者。爲友爲之。合義爲已。爲之非義。是在智者。可與權也。其六。患難不忘棄。經云。真友隨恒愛。又云。友貧不忘情。友富乃可與俱享矣。其七。不露友秘。經云。露友之秘意者。卽失信。非弗能得心合之真友也。其八。隱友惡。經云。掩惡者。索友其九。友所求卽予。經云。友求。爾能予卽予。勿言來日予。

策怠小序

甚矣西士之好學也惜時有鐘誌刻有晷寐而將興有
繹以醒之宵而就寢有默以告之乃至朝祀晝考儼乎
其若臨若翼也晦明禪復確乎其自規自證也如是進
德如是修業真有惟恐失之之心乎彼亦學吾孔子之
學者耶何其似也曾念好吾孔子之好者耶又何其類
也嗟乎為山掘井要於有成鼓之舞之使民不倦蓋自
吾義皇孔孟氏垂訓至今所以策天下後世之怠者至
矣盡矣乃龐子復引申而觸類言之緒可思而意可繹

此非言之無補者也語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未有坐
而至焉者果有良馬鞭影一息千里者乎即不煩策可
矣如其蹇乎疲乎負乘而竊銜乎逐水草蹈禾稼而傷
人物乎似此類者即操箠而時刺痛策之咄何傷哉

江東崔曄序



七克卷之七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謨述

策怠第七

怠如驚疲以勤策之作策怠。

怠者何。德行之厭憂也。恣諸欲。自誘不能善。無恒毅。須暇閑遊多寐。皆其支也。淫慾饕餮盜竊妬嫉戲言浪笑惡謀訕誹諸情皆其流矣。

凡物或無生無覺如日。或有生無覺如草木。或有生有覺而無靈如鳥獸。或有靈而無德如凡民。或有德如

聖賢皆是策我怠激我勤也。日無生無覺。當開闢之
初。天主命之。晝自東而西。夜自西而東。日終古不違
不息也。今日盡。日行。明日復然。聖亞吾斯丁謂修士
曰。日已興。爾尙寢寐。使日能言。必曰。昨者我勞疲於
爾也。今我作。爾息耶。不媿歟。

有生無覺之物。如草木。草木者。初生微眇。竟致鴻鉅。或
經寒暑摧折。風雨飄搖。或采掇華實。剝斲條幹。迨至
其時。芽蘖華實。宛然如昔。且有加焉。未嘗怠于本事
矣。觀其眇末。孰信鴻鉅。睹其孳藏。孰信鮮茂。然而不

覺致然者。積漸故也。夫物固未有忽然底極者。凡大
事嘉績。天主不欲忽成之。必繼之艱難。事成彌艱。人
視之彌重。守之彌謹矣。亟成者弗良。良者必弗亟成
也。獸逾大。孕逾久。成長逾遲。致大者蔑弗小。致安者
蔑弗危。怠者豈不願豎丕績。成大美第并其欲。且不
欲之。將不行而至。不關而勝。不滌而淨。不造而成。不
求而得。豈能就哉。欲行德者。必遇敵讐。必遭窘難。若
爾勇者。遇艱苦。增膽力以勝之可也。事惟初難。稍習
則易。剖核之堅。食仁之甘。是以世間善事。非中心優

裕強毅者。悉不能成之。矧克已積德。攻天國最難事哉。凡害成事者。莫心亟若也。語曰。歲克一欲。夙致心淨。心亟者。不能徐竢漸積。尙未肇始。輒欲見終。亟造弗獲。自諉不能。因生怠棄。事全廢矣。

意西鐸。西國名聖也。少年好學。而資性魯鈍。以爲憂。俄視井幹堅石。綆跡甚深。自謂曰。石性甚堅。綆甚細。以積漸能深之。雨滴無力。密落鑿石。我性雖鈍。恃天主之祐。祛怠執勤。豈不能練精之。以此一念。痛自激發。漸致盛德大學。當世莫或勝之。

有覺無靈者。如蟻。經云。爾怠者。盍視蟻。盍思其道路。法其智慧。無王。無師。無帥。夏時知歛藏。夏後之食。夫人情長老。師穉幼。以爲辱。矧微蟲耶。聖經令師蟻者。何。蟻行悉足。愧怠者。爲勤敏者儀也。夏時收藏。示不失營業之幾也。先備異日之用。示遠慮無匱之智也。爲物微。取義于謙。愈謙。愈智也。棄浮蕤。取精繫。稱其淨潔粹精。能剔實虛。棄取之也。羣蟻相助。示其實行仁愛。非虛言也。往來不絕。示其恒毅。作業不息也。嚙穀之芽。俾不萌生。朽壤視能豫絕險幾。訓人克已去。

私無滋蔓也。陰時匿穀。示無益之時。歛藏德美。以避
失墜也。晴時曬曝。示有益時。顯明其善德。用以觀化
衆人。令讚事天主也。身負道在。示其慈愍。不辭勞罷
也。共收共用。示其公共。不貪不吝也。蟻行若此。全美
矣。其行之也。無主帥可從。無師傅可習。無刑戮可畏。
無賞賚可勸。我儕有本性之靈可用。有天主之默牖。
可據。有先聖賢訓箴實行可聽從。有地獄之永殃可
畏。有天堂之永報可望。而頽然自廢。坐失今世積德。
立功之幾。不思將來之患。不欲當日下暫時之微勞。

以免身後永世之苦。不甚愚哉。經云。怠者。爾寐何時止。臥何時興。暫臥暫寐。而貧匱輒迄。如郵置窮乏。逮汝如嚴裝之士矣。蓋言怠者。若內若外。德財俱乏。今世後世窮匱速至。有速如郵置。不能避之。且復強至。如嚴裝介士。不能敵之。

世之人。勤敏於俗事。亦甚足媿我之怠于天主事也。世人勤名利。圖安樂。靡所弗至。不惜勞苦。不計歲月。至其行德致道。事天主。遇微勞。輟之。遇他務。奪之。非甚暇本欲廢。不能營他業之日。不舍之。商賈梯航遍山。

海蹈水火走天際。逃貧趨富求以護命。因而失命者甚衆。度海之舟九沈一浮。彼九者不足懼。沮之此一者顧足誘動之。以大勞致微樂。以微樂又屢致永年之苦。殫竭既久。得聚財。忽死。遂不獲暫享之。我儕以微勞能致永年之樂。費一而得萬。力微功鉅。勞暫享永。尚懶營之。彼就死而勤且樂。我就命而怠且厭。彼勤於損。我怠於益。不甚羞歟。聖亞吾斯丁云。吾能激發一切修士之心志。令愛重永存之命安。猶世人愛重暫且速過之命。支甚幸矣。人之人情。與其失命。寧

失其所由存命者。與其富而速死。誰不擇爲可。而且
生。疇聞此時渡海可不死。而須暇之。疇語之欲不死
須營業造作。任勞歷苦。而不甘心爲之。天主所命遵
行。以得天國。常命永安。其功力微。且易造。而我惰從
其命。猶不謂怠乎。

古今聖賢德士。事天主。建功積德之勤敏勞苦。敵邪感
之勇毅甚足。警我怠。勵我勤也。凡聖賢修德者。皆曰
敵邪魔之誘惑。煽惑。忍小人之忌妬。謗誹。誚譏。當疾
病匱乏之患。克性欲。不從己之勞苦。及天主之嘗試。

輕世俗。食飲薄陋。少眠多醒。少笑多哭。痛自刻責。仇視其身。謝世娛樂。輕身命。重道德。恒泣悔所犯過。羞媿所未行善。故實修之士。其勞苦無輟時。經云。凡欲以仁心事天主者。必受苦難窘迫也。

中西罷爾西國。有大臣甚富。僕役千人。國王寵異之。但王甚信神佛。此臣甚信天主。不相入也。王強之背天主。禮敬神佛。不從。曰。臣今日不忠天主。明日安能忠大王乎。王大怒。籍其財。褫其爵。置於溷室。使守鹿駝。奪其妻。嫁廝養卒。竟不爲動。爲天主安然忍受之。越

數年國王偶過憐之還其舊職榮福倍昔也王曰我厚遇之若爾必若我命矣又強之如初臣輒解其寶衣捐之王前曰爲此衣也以棄天主臣必不能臣還王衣王還臣鹿駝矣王益怒復廢之

上古有大王納部郭者實有傲德於京都中範黃金爲已象定期日令都下士民萃於象設之地樂作皆伏抑投地稽顙一如彼國大祭之禮此意直以天主自待恐國人不盡從也于旁作大窋熾火其中有不如命者遽投之國人莫敢不從獨達尼亞納亞雜三少

年盛德之士弗聽也。王召問故。答曰。我輩天地人物之主。衆所宜最尊者。惟天主而已。大王爲此。正僭其尊位。罪大矣。臣不敢從王之亂命。王何恠焉。王大怒。曰。我命投於火筭。誰復爾救耶。答曰。恃天主欲得拯救。縱不我救。亦不敢從王干僭天主之命矣。王遽命投之。竝入大火中。行立自如。身體衣服悉無燬焉。王甚異之。自承其罪。後毀其象設。依歸天地大主。虔誠敬事。且命自今以後。屬國臣民。皆歸依奉敬之。聖賢敵難之勇。修善之勤。忠于天主。道力堅固若此矣。與

今稱修道德士者。遇微窘難。小阻險。遂廢然而怠于道德。違天主星淵哉。

生人至寶。無貴于時。凡物皆不可爲我物。獨時實爲我物也。怠能奪我時。豈細故淺害哉。經云。我子。爾時勿付之酷仇。謂空費其時者。用之非義無益心德之事。皆以其時付予人仇之邪魔也。夫時爲重寶者。何故物少爲貴。時已過不可返。未來不可求。惟得目下此微息耳。不甚少乎。况物無有疾過迅行如時者。旣過百年。一刻埒焉。將來之時在前。人視之最長。旣過而

在後必視之甚短矣。且雖百歲之壽。以死後無限年視之。尙未足一息。况爲長哉。物價貴賤。宜憑識此物者。若聖賢德士。皆視時爲至寶矣。色擲加曰。知時時近死。而以一日之時爲可論價者。豈智哉。昔賢每聽定時鐘聲。卽反諸已曰。天主定我生期。今復過一時矣。以此念自策其怠。激於善行也。且勿論聖賢德士。惟論地獄中受難人。使可望得在世時所妄費片時。以悔改其惡。求赦之。以免彼所受永苦。雖盡易諸世間珍寶。盡受世間諸苦難。必以爲甚易。大樂矣。今人

所賤莫過于時不計時以營事。惟求事以消時。惟不
悟罪惡須改。善德須行。天堂有大報。地獄有永殃耳。
哀哉。色撈加云。縱年歲甚長。非甚畱用之。必不足營
所當營之業。矧侈費之以營悖德之事。無益之學哉。
故畱財小人之罪。畱時君子之德也。

古賢自記云。一日默思死後之事。忽聞人聲。最悲。問之
爲誰。答曰。地獄中受苦之靈神也。所負苦難甚衆。獨
妄費生身之時。至爲痛恨。此念苦我最甚矣。天主賜
我時以行善。改惡建功。可並聖賢天神于天堂。可免

此大苦於地獄。我悉空費浪用之。今欲得片時。萬萬不可得焉。嗚呼。彼冀望而不能得之。我輩得之。弗知重之。妄用之。盍畏異日欲用而不能得乎。得重寶。棄置如礫。既盡失。乃識之不亦晚乎。經云。凡爾手所能爲。卽爲之。爾所奔赴。瑩域無功。無智。無計也。

夫時悉天主惠爾終身。勉事之。尙不足酬矧卽用之。以行非義悖主命哉。聖百爾納曰。時刻慎勿輕費之。虛言虛行。時蜚不還。天主所賜以行善建功。虛費之。天主必嚴鞫致罰焉。職業盡心力爲之。猶不足矧怠。

於今日之業。須暇之。并他日之職業並圖之。反足乎人之命。時刻而已。失時者。失命也。生也者。逝死之道。年歲愈長。道愈短。盡用之事。天主行實德學正道。則以今世之命。續身後之命。命永永不既矣。怠於善者。身後之命不能享。今又妄用其時。故天主奪之。如栽樹者。久待不實。必曰此久妨地矣。不摧之爲薪乎。是以怠人者。今世與後世之命并失焉。

夫成就萬事者。恒毅心而已。怠能奪之。故事敗功滅。前業悉廢矣。海舟經歷險遠。及岸而沈。向者之勞。全歸

無益也。人之功德。善始。未善也。善終。善也。終身之榮。不勝一卒日之辱。一卒日之辱。足勝終身之榮。終年之惡。足消于一末日之善。終年之善。足喪于一末日之惡。一生之業。孰爲急。非終日之業乎。事不竟。微獨隳德棄功耳。辱乃滋甚焉。爾剏室工半而止。不令人譏曰。此夫能始之。不竟之乎。經云。凡柔折於業者。與自毀其業者。兄弟也。何也。柔者。業未訖而止。以與自毀業。曷異哉。怠者。行而不底。種而不獲。戰而不勝。食而不飽。勞而無成。邪魔誘人於他惡。必或陳列實耳。

以爲餌。乃能鈎致之。怠者否。無繩而拘之。無鑄而扃之。途平無阻。視皆荆棘矣。獨以虛怖之影自扃焉。無警而徒畏。莫逐而空走。故屢被克於無有之敵也。

人怠者之心甚分。故其願慮事業不能恒久如一也。覺御心有微勞。則遺之。隨欲肆游。無顧焉。譬如海舟。舟師寐而失舵。隨風行動。無刻可同。怠者之心業欲和于一。猶膠破瓦器。不得堅固。隨復散焉。爾欲爲勤德士。先須遠惡。就善。次縱事不惡。須離小就大。次縱事善。須離多務一。一者何。天主也。色擲加云。凡如意不

如意事皆以不平心遇之。則輕心之旌耳。終日一額
生平一面者。正智也。特務一而止者。甚美矣。非大智
疇能之。我儕無不怠。故多變。昨日所識人。今日尚誰
何之。兩日如一者。鮮矣。爾修道欲試實有所得。視爾
合已與否。視今日之念與昨日之念異同與否。安者
不移。倏積倏毀者。倏改方爲圓。改圓爲方者。明徵大
道不固于善也。醫方云。始服有效。進用之。必瘳。日誓
新善。不如守已誓之善。毅然進于所始之善。天主之
惠也。日易方。正邪魔之計。奪心之恒毅。及德行之益。

耳。君子慎擇擇而得。務握固恒守之。勤修之士。豈惟
定心於一業。亦宜定身於一所也。身不定於一所。心
難定於一念。一願矣。怠者不能奮然克己。以致心安
而易處求心安。正猶身疾者。易處而求愈。祇益疾耳。
爾求安在易心。豈在易所。諸所自携。易所終在。何益
哉。今此所累爾者何。令爾舍彼所。易此所者是也。非
謝心所居而安焉。豈能致爾樂邪。行方以消心任。而
心任以搖易。更重也。譬舟中物。定在者。爲累微。傾倚
無常者。展轉積聚。使垂沈焉。爾所由易所者。病故耳。

以數易所顧增病能除心之病隨所皆安樂矣。木數移不茂方石自安誠德自靜定身於一所正實德謐心之即證矣。是以欲知此人安樂與否勿問其所何如。惟問其人何如。

既定身所又宜謐肆獨居。色榻加曰爾問何當亟避。余曰衆也。吾實知我性靈薄弱出時所獲旋時未或全存也。先所已靜有所復淆先所已克有所復旋。嗇淫酷傲諸情皆尤深。惟居於衆人中故耳。鮮德未固於道心須別異之於流衆矣。人之情苟衆所在則超越。

而從之。視人之淫吝。皆大有所害。柔靡好燕樂之友。
漸消我勇毅。富隣煽我貪縱。令心爭。交一惡友。必染
其惡。况衆所衝逆之心。又何如乎。爾非效法之。必憎
怒之。兩者須并避焉。勿因其衆而效之。亦勿因其異
爾。而憎怒之也。走通衢者。必觸多人。或俾隕越。或尼
其行。或黠污我衣。交于衆者。疑碍必多。或招尤。或虛
我所望。或阻所之。或遲所得。事悉非如意也。

經云。治其地者。飽其食。徇其閒者。居其貧。又曰。怠者曲
手而齧其肉。曰。與心苦而兩握盈。不如一噉而靖安。

也。怠者不欲以微勞求得所須。自贍而以饑渴消其肉。猶自食其肉耳。國有敵寇來攻。人寧恒鬪。不甘屈服。怠者無勇以敵邪魔之惑。遏欲爲苦。而以曲從邪魔之誘感。屈于諸欲爲靖安。豈非諸罪惡之奴哉。

夫閒暇怠惰之密侶。諸惡之母也。邪魔邪惑穢欲之鵠也。鳥生以飛。人生以勞。造物之主。鳥傳之兩翼。人傳之兩手。一也。飛鳥弋人何慕焉。棲乃援弓射之矣。水沸。蠅去之溫且寒。則就之。流水生嘉魚。潦水生蛙蛇。室曠易污。罇充於美液。惡者莫能入之。萬物盡然。人

營業時。邪念無所自入。故邪魔去之。暇時。乃就而煽惑焉。傷其心命。虛其功德。亡其天報矣。聖協落尼曰。使邪魔來時。恒遇爾營業。古賢有言。務業者。特有忌勞。一邪感而已。閒居者。邪感百種。并來攻之。瑣奪馬。中西國上古名城也。天主嘗降火。悉燼其人物。聖經解所致此大殃之緣。一爲飽飫。一爲閒暇。被阿小國王也。遇數人閒居。招之曰。爾儕無穀以種乎。無牛以耕乎。我與汝。勿肄閒也。或問故。答曰。以遏其邪心。何者。居多暇。恐有惡謀亂略也。語曰。人無所造。則學造。

惡故閑人惡人。一也。辣則德國法。凡惡事根究無主名。游閑者當之。一以令人勿閑。一以示習閑暇者。諸罪皆可疑焉。

怠者好閑。又不耐閑。故以閑爲樂。復以閑爲憂。旣樂且憂。遂蕩於萬欲。經云。怠者手不欲作業。故終日戀欲。目欲視虛事。口饕食飲。舌好多言。耳貪讒誹。體戀淫慾矣。夫閑者必致匱乏。恣慾必須厚費。詎能不流於貪婪竊盜哉。又必恣寢寐。其寐非作業致疲。乃閑厭飽飫自廢耳。故非勸者所憇之席。乃死者所藏之棺。

也。經云：營業無論食多寡，其寐必甘。富者之飽，不使寐矣。夫耳目口鼻皆節于聽視食饌，卽寢寐亦節其中。念象亦清潔矣。怠者之耳目諸官皆恣於行，其寐中之念慮形象能無穢污乎？

或曰：我事甚繁，無晷刻暇，而邪念穢欲不獲衰止，何故？曰：世之煩勞，天主以爲甚閑。明目人不見實理，謂之瞽。世之智慧，天主以爲愚。煩勞於世事之人，天主以爲至閑也。譬諸兒童以竹爲馬，泥爲室，跨馬造室，自視甚勞，不獲閑。人視之，不甚閑乎？凡造作事業，非向

七
于天主及顯天主之榮名及身後之永命。非益已德。乃益他人之德。雖世俗以爲大事急事。真智人視之。亦皆兒童跨竹之類耳。矧天主及天神乎。

人異術所須視者三。其一善也。善業雖多。但以克人欲。修正道。事天主。務豫備身後永年之事。至爲急也。其一有益也。務閑事以除閑。不甚可笑乎。能消此日之憂。致此日之樂。未遽爲益業也。業旣畢。此遺益于心。德。增我實學。乃足爲敵閑之益業耳。其一。不奪心也。內業者。本業德土瑩精圖之。其于外事。借心不寄心。

卽務外行。無傷內心。恒懷向天主。向道德之真慮耳。雖息於外務。不已於善慮。謂之寧謐。弗謂閑暇也。此則息於外務之爲至務矣。聖亞吾斯丁云。獨暇者。能識天主。非懈怠之暇也。靜謐之暇也。智者知心力愈析愈微。愈無專。故恒圖減外業。以增內業。聖百爾納曰。我獨居時。乃最不獨何也。獨居則寂於外務善慮道願。益密益純。我心恒偕天主。詎獨乎。

夫邪感猝至。扣我心門。此時敵之。其去甚易。更增功德。次則稍向樂之。未從也。此時未成大罪。不免爲過失。

矣。下則喜而從之。乃成大罪焉。勤者甚急於守心。邪感至門。輒閉不待。輒力敵之。邪欲如燖。偶爾一發。輒撲滅之。不及于熾。故我此心。反淨于邪慮。邪欲也。怠者不守心門。心門恒闢。邪感一至。輒入。覺其險。乃始敵之。甚遲矣。勞苦既倍。勝負莫必。如敵至門。輒閉拒之。防守則易。竢既入門。圖欲毆之。其不尤難乎。巨不在巔。安置甚易。既始崩隕。後欲止之。不尤難焉。是故怠者之心。大罪難免。縱或不犯邪念穢欲。將必甚稠。過失甚多矣。

夫怠者之害遲遲遷善其一也。經云勿遲遲歸依天主。勿須暇。族其怒輒至行罰。日壞爾矣。人壽之期悉由天主。非人可爲。怠者須暇爲善。姑誘於異時。似彼年壽。天主悉託令典司之。聖百爾納云。愚人未來之時。天主既不令爾自主之。何故豫妄分排。如屬爾物乎。所賜時。妄用之。以得罪於時主。而尚望其長。爾望不甚虛耶。蓋尤畏其速絕乎。經記有人甚富。一日自謂其靈神云。我靈神業聚得大財。足多年之用。今靜矣。食矣。樂矣。或聞有聲曰。愚人哉。今夕取爾命。爾所備。

誰得之。故經曰。爾不知爾主來時。爾恒便候之。不宜乎。色擲加亦曰。爾不知死刻何處候爾。爾處處候之。不甚寧乎。修士先竟其路。而片時。竢死期至。則善矣。恒備以待死時。死時雖忽至。不爲不虞也。我曹生命。大半空消於須臾。是以當事業中。而忽屈死矣。

亞爾色。古名聖也。天主賜之冥觀世人之情。初見一人盛水于壘。壘此入彼出。纖悉不存。天神解之曰。是爲行善于此。造惡于彼者。善行所積功德。旋以惡行毀敗之。次見兩人。橫抱一長大木。欲入天主殿也。而爭

先莫肯後進。並不能入焉。示傲人者。皆不能入天堂也。次復見一人。採薪累積之。既積。欲負以行。覺力不及。姑置之。復採而益之。天神解曰。此則怠人之邪情。罪惡甚多。覺今難克難改。姑待來年改之。而其間又益他罪。增他惡。後欲改。不愈難哉。故明日一言。正鬼魔之言也。爾有惡未改。有善未行。立時肇業。成功甚易。須後更難也。何者。一罪之重。必垂心于他罪。今日不能明日。安能久成若性。習慣自然。疾老難瘳。惡舊難竄。溺罪彌深。主祐彌絕。主怒彌重。行善彌遲。疑碍

彌多罪惡。注心恒有所害。心力日衰。心明日昧。心欲日恣。心記日鈍。累年重結。非大勞不釋。積歲順欲。非大苦不脫。宿負能卽償。而須異日者。明徵不肯償也。事能卽行。而須暇者。是明徵不欲行耳。

夫善德之修。特其初難。其難也。亦非德難之。我性邪情難之也。稍務克己。邪情漸融。德路日開。德行日樂矣。蚤年修詣者。情欲之根。尙爲未拔。擢之甚易。爲善享樂。尤永久焉。壽命甚長。愈宜善也。爾藏酒愈多。愈願其嘉。不幸而敗。愈多愈惜。蚤年爲善。事天主。則以爾

最強美奉天主主益嘉之。厚報之。幼壯回過。老髦而後思善。既廢于世。始思循德。則以清美奉世事。魔以查滓奉事天主。語曰。一往千里。一返千里。久離于道。非久難還。幼壯年之行。悉背德違道。老髦不能行。時欲卽還之。曷能迄歟。壯年行惡。而行善推遺于老時。猶得珍器。將貯美液。先且多年。用貯穢污。不甚愚乎。色擲加曰。修德宜如行路者。出門遲。非疾行不詣也。夜臻旅館。諸便悉乏。夫移樹矯幹。調馬治疾。初敵。沛酒。諸凡及時須作之事。稍待他時。必廢之。小樹易移。

細幹易直。待既成長而後思移之。矯之。非妄耶。教老
馬藥痼疾。待敵入城。毆之。酒既酸而沛之。不甚遲乎。
涉大海者。知順風將至。又不知何時至。卽于未至時。豫
備所用物可也。待既至。揚帆振舵。乃始備之。不晚耶。
防敵者。待敵既至。屬甲礪刃。得不受傷。將朝王。族登
座而製朝服。能及見王哉。備死後永年之事。生人至
急矣。豫備者爲大智。死期已至。靈神欲行。邪魔來肆
攻。天主蒞聽。訊鞫。始求正道。行善備德。克惡悔罪。祈
天主。豈不甚難哉。善營事者。事急先之。事緩後之。心

德及身後之事。最急矣。最後之。可謂智乎。

近死之時。阻碍尤多。身之疾病。楚痛。妻子之依戀。世事之別離。所犯罪惡之畏慮。死後訊鞫。及永殃之怖懼。皆擾我心最深。臨終之時。邪魔之攻伐更堅。心慮更昧。歸善改惡之意。豈易至哉。況人隨所種。必以是收。生種罪惡。死時收靜慰。至難矣。生恣世樂。死後收安樂。必無之理也。生忘天主。死天主便忘已。生時簡忽。天主死時。天主必簡忽之。經中天主自云。我招爾而爾逆我。輕忽我。勸責爾。死我亦笑爾。災禍倏至。爾求

而我不聽矣。是以自下期暫徇欲享世樂。而後棄世。勤于修道。以是天堂者。譬猶猛暑際行路者。逢樹蔭。赴就之。解囊暫憩。稍寐。當速行。不覺迄晚不寤。此時奔走入城門已闔矣。

敝國一商人。鳩聚數載積財甚豐。或問何法致之。答曰。非義之財。不使入我門。今日所能造。不待明日。目所能造。不委他人。也能用此三箴自修。必於暫時可就大德矣。

今世人甚勤于俗事。甚怠于善德。其故有三。一則心無

主可敬從。一無道可履蹈。一無罰可畏。無賞可望也。
何謂無主。天地有宗主。人能識之。敬事之。卽善有所
趨向。有所據依。故行大小善之根。悉在信識天壤中
有主。虔誠奉尊之。萬世聖賢行道德之箴。以事萬物
真主爲本。欲行善而舍此真主。善無根本。似而實非。
或則微眇。無報于天矣。人心無主。如天無樞。舟無舵。
進退無度。行動淆亂。無準焉。故不識真主。正爲諸惡
之根原也。經曰。愚者云於心中。天地無主。遂朽腐。甚
爲可恨。無有一爲善者。

何謂無道可履蹈。夫正道必出于天主。亦自趨向于天主也。弗知所從出。所趨向。安能知道乎。夫生人之亟務。莫如求正道。爾娶妻求賢女。買田求沃土。百凡世物。世務。亡不求精良。盡其靈智計畫。不辭勞苦。不惜時與費。冀得之。獨求道。卽否。無論善惡。不辨正邪。輒取之。物有真贋。盡意求真道。更有邪正。何不盡意求正焉。市贗物。則失微價。循僞道。則失天主。失真德。失天報。失功勲。而終必不免天主之怒。受永年之殃。所失孰大乎。

何謂無罰可畏無賞可望邪。魔者我輩之劇寇也。其計慮所向。全在喪人德。淪人於罪惡。其所用籌策至酷者。在令人誤信善德。身後無應報。罪惡死後無罰殃也。聖協落尼曰。我輩皆勤慎於小事。怠惰於大事。所以然者。惟不知實命實福所在也。聖經記世人言曰。人與獸。至竟如一。兩者之勢均矣。凡物絕息之理一也。人無加於獸。皆以土搏掬而成。卒歸於土。誰知亞當天下宗祖之名子之神上陟。而獸魂下降。世人誤信此言。故恣於萬罪。怠於諸善也。見罪人犯科。不見卽受罰。

故曰天地無主。爲惡無損。不覺天主之待。不亟罰正。爲其弘量大慈。不急行罰。待我悔改耳。非全不顧不罰也。夫德非大勞不修。人欲非大苦不克。應報之望。增力以勝苦勞。此爲修治進德之途也。除應報之望。更有何法以勵衆善。警衆惰乎。工人負繩墨斧斤。游行於市。問曷不作務。必曰莫我鳩矣。居貨物。問此物曷不售。必曰我待價也。人游閒不務德。怠于克己。惟誤謂作德克己有大勞。身後無報應之價。故沈溺怠荒。視忍受作德克己之苦勞者。顧爲狂愚也。

世有智者。魔或不能令信德行。無身後之應報。則又設一策誑之曰。行善而望酬報。此非德。乃利矣。爾行德不冀酬報。不尤精美乎。此言似高遠。引人進於至德。其實使人離於實德。誘人恣行諸惡者也。何者。行德爲德。此物此志。洵美矣。第非聖人弗及此也。即聖人之行德也。其大意悉爲天主爲德美。亦何嘗不望於死後之報。况衆人乎。非望益。安能策怠。當行德之苦。謝隨世之樂。非畏害。安能去惡。克已哉。今信有主有報者。猶難勗于精修。况去主去報歟。是以德行所忌。

惟世報之望而已。以德望報於世。德性遂虛。此真非德。乃利矣。若天堂正爲衆人之本鄉。永命之所。天神及聖賢之境界。人昇之能見天主之本體。定於善。不能受害。凡人心所願美好。悉得于此所。天主生人。令行善者冀望之。願得之。求就之。正大德耳。而反以爲利。真邪魔欲令人溺惡怠善之誣語耳。

夫邪魔陰網非一。使人或脫于彼。復絀于此。曰。死後天堂應報。縱實有。我弔勉于善。必昇受之。今何必論有無。何必信望之。余曰。有天堂之報。真爲善者。勤心事。

天主者。必昇受之。但不實信。果有而望受之。必不能事天主。爲真善矣。又何以能昇受之耶。邪魔知人之情。不堅信。望死後之報。卽善德。必不能毅然保存。故雖似令人爲善。第令棄此信望。善德必并棄焉。夫死後無永報。天壤亦無主。若果有天地人物之主。身後必有善惡之永報矣。此則萬世聖賢共心語也。夫天地有主宰。爲萬物共主。全能至善。誰疑之。則死後有永年之應報。亦豈屬可疑之理哉。矧此信望。能策人怠慢。激人精進。又何故不誠心信望之。若曰。必待死

後既親見吾則信焉。則先失天堂之永福。墮地獄之永苦。而後始信。實有天堂地獄。豈不甚晚。信何益耶。夫天主所備善人之酬報。非言可罄。天主聖經云。今世瞬息微眇之勞。所致天堂之福樂。無量數。無期限矣。又云。目未見耳未聞。心未思。天主所備以酬愛之者。或問一賢者。天主何物。賢者約締思一日。對之既又約二日。次求四日。如是每倍之。問故。答曰。此事愈思。愈覺甚超人力。故難言也。天堂之事。亦若此矣。但知一節之大。可測一人之大。諦思目下世事。亦略可測。

天堂樂之萬一也。聖亞吾斯丁云。吾主爲我此賤軀。與以多且大恩賜。一至於此。如天地氣海。晦明寒暑。霜雪雨露。鳥獸魚鱉草木。至備矣。所備於天境聖賢。面爾之所又何如。圈牢中若此多且厚。天庭當何如。涕谷若此大樂。諸樂之境何如。今所并賜仇者友者。若此豐隆。身後所特賜友者何如。不信爾言。不從爾道。賜享天地間諸福若此。所豫備以報信爾言者。尊爾命者。從爾道者。豈不尤盛大無比乎。智者遇世之樂。不爲牽動。但用以推思天上福也。富賈齎錢入市。

或粥微賤物。目下輒償其值矣。若最貴物所齎錢不足。約到家償之。世人之善德。眇小。其直輕微。天主隨用世福酬之耳。誠心愛事天主之德。其直重大。總世福不足酬之。德士亦視爲簡賤。不願得之。其直則天主約死後。全償于天堂焉。

或曰。向聞天堂地獄之說。竊謂此實至理。萬不可疑。又聞天主至言。極能策人於怠。迪人於善。弗敢不實信之。今世所由致疑者。爲其特聞天堂爲諸福樂所。地獄爲諸苦難所。未知其福樂苦難之態云何。與世間

福樂苦難。是同是異。世又特知能覺苦樂者。爲有五
官故。未知身內神靈既離本形。不能視聽。艱啖覺知。
云何復能受苦受樂。又未知是身死後。尙能與神靈
同歸福樂苦難之境。抑既降于地。永久不能復作。若
開釋此理。使人明悟其實。信天堂地獄之賞罰。因而
行善改過。棄異端事天主。不甚易歟。

余曰。凡天主造物。各有所爲。爲者諸物所趣向。所急願。
望得也。得之卽其本性之全福已獲矣。試如農夫耕
田。何爲乎。必曰。爲欲令人飽也。則其終歲勤動。必趨

於蹙足而後已。蹙足斯耕之事畢矣。天主所以造人何爲乎。則使之今生據所賜理心。善事天主。而後歸於天境。得見天主本體。享其福樂。以是得其性之全福焉。

凡靈物所不慰樂者。有願不遂。有所欲得。弗能得也。旣得則慰樂。得彌大。樂彌廣。迨旣全得其性。所欲得。含容之量。絲毫悉滿。冀望心。絲毫悉遂。斯爲全慰安。全福樂矣。若所得福樂雖大。此外尙有美好福樂可得。可享。卽覺所得尙有虧缺。欲兼得之。未獲滿足。所得

安樂不謂純全矣。

夫人有神靈存形軀兩相締結成爲全體惟神與形體性既異作用亦殊所享福樂各從其類身以形用不能覺知神物其所福樂皆形福樂不必盡暢於神靈也神者神用其所福樂亦神福樂亦不必盡適於形矣夫靈神者一身之宗主其作用則有明悟愛欲此二能者實爲神靈之手足也明悟者審物理辨事宜別善惡之端使人知所趨避欣樂效動以求實理如水流行常運不巳故稱神靈之足運動之謂也此爲

生人最要之能最先之用。故人性所願欲。無急於明
悟實理矣。既已明悟。願欲乃愜。所明彌廣。所樂彌大
也。愛欲者。愛惡冀望喜怒也。冀獲所欲。獲則安靜慰
樂。享受之如山屹峙。不復移易。故稱神靈之手握固
之謂也。愛欲者。本向于美好順便。既獲之。遂生慰樂。
所獲彌大。樂亦彌深。愛惡之用。恒居明悟之後。明悟
者。以爲美好順便。愛欲者。遂眷戀慕悅。幾欲獲之。如
以爲穢惡鄙陋。卽增疾厭惡。趨欲避之。二能既滿。二
願既足。加之綿亘不已。則靈神所益得者。既全得矣。

吉福豈不完滿乎

夫萬物之實理與其美好咸有限際而二能之期願寬廣明悟所能洞知實理愛欲所能享抱美好悉無窮竟何由全得完滿不及該洞享受萬物以上無窮之實理美好卽萬物之實理既該洞美好盡享受曷能壓足慰滿其冀望容量之大哉夫萬物不能慰滿者獨萬物之主惟能慰滿焉是以凡靈物之全福非見享天主不全完矣聖亞吾斯丁謂天主曰我主爾造我心于爾非及歸爾不能安靖矣聖經謂天主亦曰

識爾及爾所使耶穌契利斯督。

天主降生之名號

此則常生

矣。蓋天主之聖性雖純一。而萬理精妙萬物美好。既

已該備無餘。其伸於萬物之上者。猶無窮焉。靈神既

離下土。趨登天域。以神日照洞。吾天主無窮之性體

智能。以愛欲之。是爲享受吾天主無窮之美好。則其

明實理。享美好之量。悉盡。而凡其性所願明悟。所期

美好者。既悉得該洞享受焉。人至于此。智福俱全。愁

痛窮悲。種種禍災。種種邪情。悉得離逝。念慮願欲。悉

若主旨。故其見享天主。無量時限。人定不易矣。其爲

福樂安靖不至極全備乎

靈神既飽飫於真福其光輝吉樂之末因達於肉身肉身之福據其本性亦備足矣此非口舌可詳今姑以世所謂福者略喻之夫外身精神強固百疾不侵氣度舒和體貌麗美內之神心靈明睿智事物萬理澄徹曾通視聽言動不爲物引克積於德大定於善加以富厚尊貴顯榮安樂此則世所謂身中身外吉祥善事者夫此種種諸福在此塵世則豎福也居世之人又僅獲其纖毫耳在天則永居天堂者正得其真

與全矣。蓋肉身一入此境。無受損害。常生不死。百體
強固全備。四肢相稱。無餘無虧。發大光明。七倍於日。
周旋六合。不待俄頃。透山入石。了無留礙。非若今之
肉身饑思食。渴思飲。寒思衣。勞思逸。必有待而然也。
若其靈心。親見天主。無窮能性。悉得洞曉。無得疑碍。
大定於善。無復更易。寓於靜天。靜天之境。高峻盛麗。
固非世主珍寶玩好。瓊宮瑤臺所可彷彿。其萬一與
天神。及萬世之聖靈。相爲伴侶。相爲昆弟。相視相愛。
如一身心。共是共非。共愛共惡。大所願。惟天主所願。

分外之願。自不復容。自不復起。凡巨細願。無或不遂。有所欲爲。賴天主之全能。無不能爲。此其富足安逸。尚矣。居天堂者。皆是天主鍾愛之子。天神契慕之交。尊與榮。又孰大焉。

曰。凡人形軀。旣死入棺入墓。腐朽無知。安能又受若此之福耶。曰。血肉之軀。今雖速朽。歸復於土。亦有日復生。而與本神靈。俱升於天堂。受慶福也。此則天主親言。不必他論。還當實信。卽以理論之。亦有確然義據。蓋靈神肉身。兩相締結。始成一人。凡二物相合。莫如

靈神肉身最爲親切也。當其結合。惟恐相離。迨既相離。甚欲復結。以成全人矣。故靈神方孑然獨立。未合肉身之時。雖享天堂之榮福。然其性之自然。猶未悉得慰滿焉。天主許令一日。諸聖人之神靈。與原身復結。滿其性願。受全性之榮福。不亦宜乎。凡謂善惡者。必曰人爲善惡。不僅曰靈神爲善惡也。故雖擇善蹈惡。原屬靈神自爲主持。方結合時。獨一靈神不能自作。必藉肉身爲助。故凡種種善行。種種惡行。莫非靈神肉身所共造作。褒貶賞罰。宜與受之。故知肉身必

有時復生而與靈神合爲全人。然後或升明天蒙爲善之福榮。或墮冥獄受行惡之殃咎也。况靈神本自向善。惟締結於血肉之身。乃始誘役而甘其穢欲。沈淪罪惡。故肉身者微獨與靈神均惡。而更爲煽惑之媒。若使靈神受罰。肉身蒙宥。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必不出此矣。

所謂復生之肉身。非天主更爲造一肉身。乃與神靈原結合之肉身也。蓋人生時。靈與身共爲善惡。故天主約令復生之日。共受其報。是受善惡之報者。則其爲

善惡者也。本來肉身與靈神同爲善惡。今受報者必當以其原身。苟離于原身。更造一身。而加之以原身所爲善惡之報。此猶罰無罪。宥有罪。賞無功。棄有功。豈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哉。是以目下形軀。雖或焚成灰燼。或朽成浮塵。化歸於土。天主自有全智全能。初能于無中。造成天地萬物。今亦能於無中。造成衆人之靈神。後于復生之際。取灰燼浮塵。變成人之原身。何謂不能乎。夫火能焚人。使爲灰。土能蝕人。使爲塵。豈造物者。不能以灰塵復變爲原身耶。

夫肉身復生。向後之事。悉天主自造之事。事由天主自造者。莫不致精。致備矣。于是今生所闕損。一切皆蒙補益。增減適中。氣力狀貌。全獲壯盛。端嚴美好。天主又以大能大德。潤飾之。其最大者有四。一曰無損。謂一切病患。水火刀鋸。損人之物。不能傷之。六欲七情。絕無所撓。是故不能復死。一曰明光。所發光明。照耀。日不能儼。一曰神速。肉身復生。非若今時重濁之體。無翼而飛。不行而至。靈神所欲。無論上下遐邇。肉身隨至。不待瞬息。一曰神透。一切堅實之物。悉能透達。

無有滯礙穿山入石無之不可。聖經所記大槩如此。其他天主所惠聖靈之能德恩施莫可數計。

曰。世人功德必有小大。主報福樂宜有輕重。受福者若各飲滿斟。酌毫無缺欠。曷分等級耶。若曰。有分。則下者不足。不如上者之足。願望之情奚能悉謝。曰。聖靈功德巨細不同。主報因之。但其功德愈宏。容含愈大。聖靈受報。各稱其容。故品級雖殊。殊無傷爲。悉皆充滿也。譬之巨室。家有多子。皆以寶錦爲其鮮衣。短長寬窄。合稱其體。而裁製之。長子之衣。旣長且寬。其價必

重然其衣止合長子之身若移于他子豈堪著哉亦必非他子所願望也。

若地獄與天堂正相反也。天堂安於靜天九重天之上。最爲清朗。地獄置於地中最下之處。最污暗也。其苦難之態固非口舌可罄其萬一也。凡天主所自造之物。如天如地如海。皆甚大甚備。皆足顯無涯之智能也。地獄之苦。及甚盛義怒刑罰。亦用呈其無量之能。卽甚大甚備。可知知也。地獄之苦多種。總歸於二。一謂覺苦。一謂失苦。覺苦者寒火饑渴臭穢暗冥憂懣。

與凡一切能致痛楚之刑。此類之苦。地獄甚備甚大。凡世間所謂苦者。以是苦視之。悉不爲苦。正如畫物與真物也。是以天主屢使人暫視地獄之苦。其人後遇世之大苦。甚樂忍之。不謂苦矣。

失苦者。則失天主及天堂諸慶福。永不復得之悲憂也。兩苦並大。失苦更深。譬之一人。今日盡勝服其敵。將立爲大國之王。不虞偶以微故事勢忽易。敵立爲王。已又被敵束縛。加之大苦重刑。斯人之覺苦雖重。但其忽失大福之憂懣更深矣。夫世苦雖大。或有他慰。

卽無他慰。尙有有限之慰。地獄之苦。旣猛且大。而又無限入者。知不能出。故悉無復脫之慰。而有永永不脫之苦。憂地獄中人與鬼。使天主許之一蟻。每年食海水一口。待海水食盡。地獄之苦亦殫。此望雖甚遐。然亦有時而至。亦足輕減其苦。但此微望。悉絕。其苦憂豈不甚大無比哉。同苦者多。尚足微慰。獄苦獨否。同苦者。相狠惡。視如寇仇。故彼之苦。悲皆增我憂。而我愈多苦也。此處之掌戮。則鬼魔也。其惡劇大甚。強有力。酷虐無比。其恨我人類最深。無絲髮慈愍。凡

所能加惟力是視其所加苦難。又孰尙乎。受世苦者。知或憐我。亦當微慰。地獄中受苦者。無論天主無涯之慈。及天神與諸天堂之聖人。悉不復哀愍之。卽諸聖靈視天主至義至當之永罰。甚爲樂矣。受苦者復計前在世時。肯虛心求正道。事天主。守其微戒。忍其暫勞。則能免此大難。復仰天堂。視在世所識人。以微苦致天堂無量之慶福安慰。更增其懽忭。是其苦難憂懣至純。無纖毫慰樂焉。是其哀悲吁嗟。恚懣天主。心言永永不間焉。

曰。地獄中受苦者。其肉身亦復生否。曰。衆聖靈之肉身復生時。地獄之人亦同復其原身。但聖靈之肉身復生。遂升天庭。偕與本神靈同享福樂。而聖靈之福樂。從是滿足。惡人不然。其身再作。更與原神靈同受永罰。其爲痛苦。較前更甚。神靈受苦。既不能堪。惟求亟滅而不可得。加以肉身之苦。實又更益之。安可謂生耶。生者。動而自適之謂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謂之活水。掘地而注。更無改移。謂死水矣。聖靈既在天域。凡所欲爲。無弗能爲。大小之欲。無不必遂。如是無量。

不計歲月。謂之常生。若夫不仁之人。既入地獄。束縛於萬苦之中。曾無轉動。自負痛楚。懇求滅息。又不可得。願欲雖微。無一能遂。永永如是。雖有形質。不能滅亡。實爲常死。曷爲常生耶。

論勤德

夫人心如地。久不耕耘。必生荆棘。經云。我經怠人之地。荆棘充滿之。是以克己之業。須臾不可置。稍置之。則邪念及穢欲羣芽叢生焉。夫心之邪情。方在世之時。誰能言已盡克之。悉拔之耶。爾勿自欺。絕者復芽。退

者復返。滅者復熾。曲者復伸。淨者復污。寐者復醒。一
拔而已。豈足乎。必須恒拔矣。惡樹雖以美枝接之。第
其根幹尙存原性。豈能不如其原性發芽乎。故修士
之業。惟逆其性。拔絕其芽。正其念慮。清其願欲。守其
五官。此非甚勗於善者。豈能就哉。

夫世所謂慶福。無論富貴安樂。才智道德。必須人自求
索。乃始得之。無有自能求索人者也。故必由勤勞致
之。怠者憎勞避勤。已失所爲。得慶福之因。何由得諸
慶福邪。譬之一城。特有二門。彼爲諸福所入。此爲諸

禍所入。汝恒閉彼闕。此不令滿城皆禍災。狀若地獄
爲可畏可避之處乎。怠者好暇。是闕諸邪念回行所
由入之門也。憎勤惡勞。是闕諸慶福所由入之門。故
諸災禍悉隨之。諸慶福悉避之。

經云。爾見人勗於事業者。必當王而立。不小人伍也。千
歲之前。大西諸國。未盡入天主聖教。有國主奉事神
佛。而臣民多敬信天主者。有一王新卽位。令曰。諸臣
偕我事神佛者。官位如故。否悉逐去。我特貫爾命。足
矣。諸臣中。有不背天主者。皆棄位去。有戀官位者。內

信天主。外若王命。向神佛拜禮之王。遽命去者。悉還官之。其外順王命者。盡逐之。曰。爾曹不忠于天地大主。而忠我乎。今向微利。棄大主。遇利豈不棄小主乎。天主視一。黽勉於善之人。亦千倍重於善人。而不黽勉者。經云。一罪人。實悔痛其罪。轉化爲善。天上之樂。大於九十九善人。而無須痛悔者。何故乎。彼罪人。自承爲罪人。故切於痛悔。急於悔改。勤敏善行。用贖前愆。故天主最重之。善者。或自謂善。未或大犯。不急於精進。雖善。主視之。猶輕焉。譬有一卒。先怯敵。棄甲曳兵。

而走。忽返而力戰勝敵。又一卒焉。不怖走。亦未嘗力戰。爾孰賞乎。有地於此。荆棘叢茂。荆棘旣拔。復種五穀。生產亦豐。又有地焉。不生荆棘。而甚磽瘠。生穀亦薄。爾孰貴乎。是以一時勤敏。勝多年之善。千百善人。不務精進。并力祈禱。未感主心。勤敏於善人。但一祈禱。卽能感動。聽受開可焉。辟爾有百僕。其九十九者。慮主怒。畏主刑。弗敢犯大罪。但小過微疵。不務避之。大命不敢不行。但小命輕忽之。一者媚茲其主。雖小過。弗敢故犯之。雖微命。弗敢不尊之。自此之外。又伺

主心所喜。雖大勞。悉務行之。使主智者。視此一僕。不重於九十九僕乎。此一僕者。有所祈請。其感動智主之心。不亦深且速於他僕乎。

善人而不勤敏于善。奚翅不能得所求。天主最深厭之。經中天主云。願爾或熱或寒。但溫不寒。熱始唾爾。熱謂勤敏於德。寒謂流溺於罪也。溫者不爲惡。又不勤於善行。取譬於水。或寒或熱皆可食。溫水不寒不熱。難食。令唾耳。但溫者有二。從熱向寒。從寒向熱。皆經于溫。一過之後。非向熱。必向寒。不久溫也。人不日進。

于所當爲之善。卽所已爲之善。必且日消矣。若曰。吾
莫止於此。善不進。亦不退。無是理也。一失于進。遂始
退矣。夫天主豈願人惡。不願人善乎。善人而怠于精
進。必近於惡。從善墮惡。其復起於善。難於未嘗爲善
者也。故天主甚厭之。若罪人自識其惡。知其險危。畏
恐大罰。今日雖惡。尚冀悔改。勉善行。急於精進。故
天主不之棄焉。經曰。怠使於使之者。如酸於齒。烟於
目也。亡不艱然。厭恕之。矧爾縱不爲他惡。特怠於善。
自足爲惡也。爾有一僕。不竊不詈。不浮不誑。諸罪不

犯第終日遊間諸務悉廢爾謂善僕乎。爾不責怒之
乎。責以何罪。豈止營業已乎。故他罪不犯獨怠於善。
必能令天主憐恕大降不祥也。故僅不爲惡不足稱
善。先絕諸惡復勉爲善乃足稱善焉。

夫天主者造我正主也。其智能仁慈美好尊大皆無限
際。是以我儕所宜敬愛奉事之者亦無限際也。我力
既不克爲所宜爲第竭力守其戒命不怠於所能爲
之微善不亦可乎。矧我儕所得性及樂性之美好與
身內身外之福悉皆天主惠賜殫心力奉事猶不能

謝其萬一。況怠於所能爲之微善哉。我儕罪過日多。且重。我功勲未足盡贖之。天主所設報罪惡之殃。亦極重大。策怠勗善。以感動天主。赦罪宥殃。設可泄泄哉。天主所備爲善之天報。亦宏大無境。我功德不足當之。今怠於積功修德。又安能承受之。天路遐邈。其中寇敵甚多。須克之。邪感甚繁。須遏之。戒命須守之。窘難須忍之。人命適短。今日盡爲我有耶。否耶。不可知。半途息肩而卧。罪惡之赦。與天堂之安。何由施及。歟。升高山者。不得不疲。何況升天堂。天堂者。天主所

備以報功德。以報苦難之忍受。怠於功德。不忍受苦難。則不得其報。經云。天國受攻。惟強者能劫之。怠者柔如脂膏。以微苦之火。輒傾融。化消之。又安望悉力戰勝哉。

人勗于善。勤事天主。應報之望。輒生于心。無論身苦樂。其心恒保樂焉。是則身後永報之味。今世已始嘗之。勤人之望。豈不貴于世人之得哉。是用不怖死。且願望之。死期迄無憾。且樂受之。知爲歸鄉。入所恒望永慶之門耳。怠者異是。無功德。無天報。可望之樂也。有

口以造訖。故恒怖永殃。無刻可安。今世已始嘗死後
永殃之苦矣。或曰。凡獸如馬牛二。牽之則從。豕獨否。
且大作悲聲。何故。曰。馬謂將我乘。牛謂將我耕。羊謂
將剪我毳。皆有所用之故。不疑受害耳。獨豕終日饜
而遊閒。不可乘。不可耕。無毳可衣。而牽之不謂將我
殺歟。故甚悲拘。怒欲脫矣。勤敏于善者。世福不望得
之。故亦不畏失之。心抱功德。懷身後永報之望。故險
中甚安也。怠者終日徇欲。無功德可恃。有罪惡可怖。
故樂中不樂。安中疑害。微疾畏死。正不祥人耳。

爾勤於德。遇勞勿止。天主令爾鬪。祚爾勝。輔爾弱。報爾
勤。邪情攻爾。勿以目下德行之憂。勞。比狗邪情之樂。
惟以今行善之憂。比狗情罪後之憂。以今狗情之樂。
比身後天堂之樂。乃知德樂大且永。狗情欲之樂小
且短矣。爾鬪勝。勿自安而釋兵。紐勝屢生。怠致負。既
得一勝。必敵于礪刃。以復鬪。大海必多浪。此世必多
邪感矣。鬪而被傷。勿失心。勿曳兵而走。須如勇士。被
比之辱。與傷之痛。益力而復鬪。若以傷增勇。必逐逐
爾者。必勝。勝爾者。復鬪。復傷。亦勿失心。善戰者。不在

不受傷。正在不屈於敵。多受傷。不爲負。受傷失心而屈服于敵。斯爲負焉。誘感至。勿徒不徇而止。因而益德可也。邪慾饗誘爾。爾因稍減食飲。正慾吝貪攻爾。爾增捨施。若此者。以邪感益德。邪感自止。

凡德行自有我情欲所致之難。勤心修之。諸難自消。經云。爾營業務。勤速。諸病不逢。爾是以修善如推車。不脂其牽。縱地夷。車輕。窮力不進。脂之。雖重載易前矣。難行之德。勤心易之。易行之事。怠心難之。

夫修士必遇艱阻。寇敵。故勤者欲護諸德。須內備勇德。

以勝之。勇德何也。不妄就險。不畏迍險。以平心愉色。忍大辱。嫚輕忽身命。及諸世之吉福。而重事天主之德。及身後永年之事。不畏世禍。而特以誓說過失。爲可畏者。斯正勇德也。外勇力。人尚不及。豈足爲德。惟敵情欲忍艱難。是則內勇足爲德也。君子知無勇。功德難以保護。故恒備防怖之慮。消世患畏之義也。色搦加勸。一徒進德。當置世變之虛怖。曰。我曹不知自備於邇者。惟妄慮於遠者。未然之慮。天主賜人類之大恩也。人自轉用爲大害焉。險逮前禽獸知避。避而

有益時。乃避之。我曹已過者。未來者。併累焉。過慮之
極。屢以福致害焉。已過之苦。心憶不忘。未來之苦。豫
慮先致。緣目前而爲無福者鮮矣。怖我者多。損我者
寡。疑心苦大。實事苦小。實者有度。惟虛者無度。其擾
滋多。凡我仇中最狠者誰。緣我小心懼心。致渠益力
增膽矣。事有憂之過當者。有不當憂而憂者。有非其
時而先憂者。須明揣所畏將至之兆。實否。無憑致畏。
不明辨。不勇排。空顛何爲乎。爾所畏終不見至者。不
甚多歟。縱必至矣。待旣至而後迂之。亦不遲矣。且未

必果爲災也。安知不致我福。使我此暫苦。貽多年之樂乎。我曹須臾之後。不得不死。須臾之前。爲道德死。則因所不能免之患。致丕功宏報。不大幸乎。



七克卷之七終

